



你断舍离我留念想，各有所求

□张冷

你有情，我有意，当留则留

耄耋之年的姥姥，很传统，爱怀旧，但并不拒绝接纳新生事物，她只是不喜欢时下挂在一些年轻人嘴上的“断舍离”。

“姥姥，要搬新家了，你柜子里的这些包、盒子是不是也得挑挑拣拣，没用的咱就不要了吧？”准备帮姥姥收拾物品的丹丹，打开柜子，看着摆放得井然有序的包袱和盒子问道。

“丹丹，姥姥的那些东西你可别随便动，那都是她的念想，她都有数的。”妈妈走过来制止女儿。

“丹丹，东西我都挑拣好了，搬家的时候直接装箱就行。”正在客厅看电视的姥姥听到外孙女的问话回应道。

“姥姥，”丹丹偎向姥姥，“妈妈说你那些包包里装着宝贝，我能打开看看吗？”

“哈哈，好，来，姥姥领丹丹看看！”姥姥笑着，缓缓站起身“这是我的私人博物馆，今天对你免费开放。想看哪个？”

丹丹的目光首先投向最大的包包——一个现代的纳物袋，从透明处可以看到里面似乎装着一床被子。姥姥说那不是被子，是褥子，是她结婚时的嫁妆。“六十多年了，您还留着？”丹丹瞪大了眼睛。姥姥说当年洋布很金贵，但老姥姥还是坚持买了几尺洋花布做褥子面儿，里子用的则是她亲手织的粗布，褥子里装的棉絮是老姥姥一把一把絮就的。结婚没多久，姥姥就随了军，跟着当铁道兵的姥爷走南闯北，这床褥子跟着她南下福建、广西，西上酒泉、格尔木。老姥姥去世，远在青海的姥姥几个月后才得知，万分悲痛的她抱着这床褥子号啕大哭。

“那几个一般大的包包里面装的什么？”丹丹看到有四个款式一样、颜色不同的包包。

“是你姨妈、两个舅舅还有你妈小时候的东西，一人一个包。”

“我想看看我妈的。”丹丹很好奇。她接过姥姥递过来的一个酒红色包袱，打开。里面有一双手纳的鞋垫、一本小人书，还有一件浅粉色的格子衬衣。姥姥告诉丹丹，妈妈从小就心灵手巧，这双鞋垫是她8岁那年，在姥姥的教导下一针一线亲手纳成的。“这个‘万’字图案很不好转的，我给你妈讲了一遍，她就懂了。你看这针脚，哪像是8岁孩子纳的！”姥姥抚摸着鞋垫，脸上闪烁着慈祥、怜爱的光；妈妈则一脸陶醉，似乎沉浸在美好童年的回忆中。那本小人书是妈妈第一次用劳动所得买的。当时她

过去的日子不富裕，精打细算中，人们习惯节俭，物品省着用，日子慢慢过，细水长流。衣服，大人穿完孩子穿，老大穿完老二穿；东西，新的不舍得用，旧的只要没坏便舍不得扔；食品，粗茶淡饭能吃则吃，不丢一粒米，不舍一口汤。如今，生活条件好了，物品的更新迭代让人目不暇接。鲜衣美食中，人们习惯于恋新弃旧，“一次性”生活物品日渐增多：一次性餐具、一次性床单、一次性内裤……若有人恋旧，想“多次性”使用，便被劝诫要学会“断舍离”。可偏偏有人难断舍离，喜欢循环利用，喜欢留念想。“断舍离”与“留念想”本非势不两立，断有断的道理，留有留的理由，生活中大可不必为此劳心费力、苦筋骨。

心仪这本小画书已半个月，但当月的零花钱已用完。于是，课余时间，她就随同院的大姐姐去一家供销社，为外贸出口的草编篮子缝制里子，缝一个挣5分钱，妈妈一晚上缝了10个，挣够了买小人书的钱。那件格子衬衣是姨妈刚结婚学会使用缝纫机后试手做的第一件衣服，妈妈当年14岁，爱美的她穿上后感觉太肥、没样子，于是就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偷偷地改制衣服，结果没改好，没法穿了。姥姥发现后，并没有指责妈妈，而是把两个女儿叫到跟前，跟她们讲做上衣最关键的部位是领子和袖子，这两个地方裁剪缝制不好，衣服一定没样子。妈妈由此还知道了“领袖”一词引申义的由来。

“敢情这里面包的都是故事啊！”丹丹感叹着，又信手拿出一个木质的小盒子，“这里面装的是……”

木质盒子里装的是姥爷的遗物：两枚三等功的军功章，一块瑞士手表，一副老花镜。姥姥说姥爷是个很棒的军人，两枚军功章一枚是在朝鲜战场上得的，一枚是修鹰厦铁路时得的。那块瑞士手表姥爷戴了半辈子，他去世那年，手表似乎有感应，突然不走了。玳瑁色镜框的老花镜是姥爷离休后一直戴的，眼镜腿还用胶布粘着。姥姥说她曾几次提出来要换一副，但姥爷一直不肯，反复强调镜片又没坏，还能戴。

丹丹伫立在柜子前，目光一遍遍扫过大大小小的包裹，突然感觉眼睛有些模糊。柜子里留着的都是姥姥的念想，是岁月的痕迹，是感情的寄托，是她人生每一个阶段或甜或酸的记忆。丹丹有点后悔自己曾经在妈妈跟前抱怨老一代学不会断舍离，总是抱着些没用的、陈旧的东西不愿撒手。此刻，她明白了，姥姥和妈妈抱着不愿撒手的不是物品，而是上面寄托着的情志。它们是她们心灵的慰藉，精神的道场。

“丹丹，这些包包，包着我的一生呢，难舍难离，断不了的。”姥姥的语气有些沉缓，“都是我留的念想，等我走后，你们爱留就留，不爱留就扔喽！”

她始终不认同。就比如她收纳下的被儿媳妇称之为垃圾的东西，她不认为它们使用价值，居家过日子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派上了用场。

一天，来串门的亲戚看中云姐养的热带鱼，要带走几条，露露四处寻找装鱼的器皿，云姐直奔阳台储物柜，拿出一个小塑料盆递给儿媳：“春天装草莓的那个，你扔垃圾筒了，我捡起来的。用上了吧？”

至于外出用餐打包回来的一次性餐盒，云姐会循环用其做食品收纳盒放入冰箱，直到不能用为止。

云姐的这些做法，对露露影响不大；露露对婆婆的希望，也无法成为现实。好在两人皆通情理，都没有试图改变对方的强烈欲望。你舍你的，我留我的，两代人互相理解，彼此包容，和平共处。

“现在不是提倡低碳生活吗？断舍离是好，得来小家的一时清爽，可对于国家而言，只一味强调断舍离，将造成多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？”云姐的朋友表达了自己的一番担心。

“岂止是资源和环境问题”，云姐也有些忧心忡忡，“还有文化啊！真担心如果这种‘断舍离’的理念被潜移默化地植入人们的思想深处，并被不知不觉地施向工作和生活的各个领域，我们传统的、经典的，但看上去似乎不时尚的东西还能留下多少。远有北京的牌楼、城墙，近有咱济南的老火车站，不都是统统被‘断舍离’了吗？好在国家层面正大力强调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，人们这方面的意识也在增强。”

日本山下英子所著的《断舍离》流传甚广，书中所表达的“断舍离”是将“不必需、不合适、令人不舒适”的东西统统断绝、舍弃，并切断对它们的眷恋。然而，如若片面理解“断舍离”三字，把也许不必需、不合适但却让人难以忘怀或不该忘怀的东西丢弃了，也就失去了“断舍离”的初衷。虽然“旧的不去新的不来”，可有些事物的新芽偏偏长在旧土之中，土之将断，芽何以存活？很多时候，新旧原本一脉相承，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。只强调“断舍离”，或许会断了一些事物有深度、有广度的根，舍了有温度、有湿度的情，离了有画面、有故事的场景。当然，“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”，但前提是断舍离后心情愉悦，不烦乱；否则，纠结后悔、失魂落魄、神思恍惚，那就失去其本意。同样，应留则留，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；如果因为留念想而情迷其中不能自拔，以至于留出心结、留出心病，那就失去了“留”的初衷。

你有用，我无心，当去则去

结婚十多年，露露与婆婆云姐相处得一直不错。如果非要彼此挑毛病的话，露露最希望婆婆改掉不舍得丢东西的习惯，而云姐最看不惯的则是儿媳妇动不动就扔东西的做法。

“我真是服我婆婆了，啥也不舍得扔：茶叶喝完了，茶叶罐留着；绑大闸蟹的绳子，留着；打包回来的一次性餐盒，留着；买盆草莓回来，一个小破塑料盆，留着……她老人家是真会过呀！”

“他们这代人都这样，以前过穷日子过惯了。”同事听了，表示理解。“哪有啊？我婆婆娘家条件挺好，大学毕业又当了老师，没太怎么过穷日子。她就这习惯，美其名曰节俭，其实就是难断舍离。”露露一副无奈的表情。

“俺家露露是真爱干净，但就是太能扔东西了，太浪费。吃剩的饭菜说倒就倒，放在冰箱里的点心、水果时间稍一长说扔就扔，超过一个月不用的东西说不要就不要。美其名曰断舍离，实际上就是不会过日子。”云姐对朋友如是说。

“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会过日子的？”朋友感同身受，“俺家儿子大学毕业回来，就拿回个箱子。我问他铺盖行李呢？人家说都扔了。我说好好的被褥毯子，怎么说扔就扔了？人家说用了四年不该扔吗？”

“咱们那时候舍得扔啥？”云姐想起当年大学毕业，她和同学都是将所有的课本、笔记本打包带走。多少年后，她还时不时翻翻这些课本和笔记，看着上面画的各种符号、记录的文字，情不自禁就回到了当年大学校园的学习时光。现在的大学生，能保存课本的有几人？每年毕业季，各高校校园应届毕业生低价卖课本、笔记以及其他二手物品，已然成为一道风景。

“时代不同，观念都不一样了。难道过往的东西真的一无是处，不值得留恋，也再没有价值？”云姐感慨过、困惑过，但